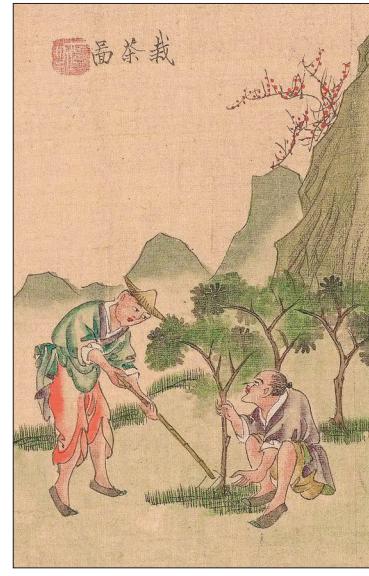


热历史

春来自古爱种树



▲古人栽树场景

□李雪萌

▶▶孟春之月，盛德在木。千百年来春天都是植树的好时节，古人们更爱种树，而且是带着感情去种。

▶▶植树造林在寄情浪漫的同时，也有实际作用。既可满足生计需求，又能修复生态、发展经济，甚至抵御外敌。

▶▶种树也是一种修行与明志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专心种树同样可以是一种追求，毕竟这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对话。

时值植树节，不少人都在忙着参加各种植树活动。

《礼记》中说：“孟春之月，盛德在木。”——春天植树造林，是最大的道德行为。

春天要种树，那是有传统的，在热衷种树这方面，古人要比今天的我们更积极，也更带着情感。

十年树木，古人种树一家亲

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。种树在中国一直有着特别的意义。

古人爱种树，各种各样的故事随处可见，比如陕西黄陵轩辕庙内有一株黄帝手植柏，白水仓颉庙内有仓颉手植柏，树龄都超过5000年。周至则有一棵2600年的老子手植银杏，而西安大慈恩寺的银杏据说是唐太宗所亲种。

今天我们种树通常会拍照片以作纪念，古人就高雅多了，他们都是写诗用以留痕，也正是从这些诗词里，我们得以知道前人们多么喜爱栽种。

白居易是位植树超级爱好者，走到哪儿种到哪儿：“江州司马日，忠州刺史时。栽松满后院，种柳荫前墀。”

被贬到忠州，白居易“持钱买花树，城东坡上栽。但有买花者，不限桃李梅。”《种柳三咏》中则写道：“白头种松桂，早晚见成林。不及栽杨柳，明年便有阴。”

他还以树喻人：曾栽杨柳江南岸，一别江南两度春。遥忆青青江岸上，不知攀折是何人？

苏轼最喜欢种的是松树，而且从小就喜欢，在《戏作种松》中说：“我昔少年日，种松满东岗。初移一寸根，琐细如插秧。”

苏轼谪居黄州建东坡雪堂，题诗：“去年东坡拾瓦砾，自种黄桑三百尺”；被贬至惠州时，委托友人为他提供柑、橘、柚、荔枝等果木，种植在新居周围，并写诗曰：“自笑先生今白发，道旁亲种两株柑。”

古代的官员大概事务并不像今天这样繁多，又或许对种树是真爱，所以经常亲自“手种”“手自栽”。

杜甫曾写下“手种桃李非无主，野老墙低还似家”的诗句。柳宗元说：“手种黄柑二百株，春来新叶遍城隅”。王安石则写道：“茅檐长扫净无苔，花木成畦手自栽”。欧阳修也亲自在家门前种下柳树，“手种堂前垂柳，别来几度春风”。

游历天下的李白在吴越间潇洒不羁，偶尔也会思念留在山东的小儿女和自己栽下的桃树：“楼东一株桃，枝叶拂青烟。此树我所种，别来向三年。桃今与楼齐，我行尚未旋。娇女字平阳，折花倚桃边。折花不见

我，泪下如流泉……”

既可足生计，又能护生态

古人之所以如此热衷喜爱种树，抛开诗词的浪漫，也是由于树木的实用价值。

有一回，孟子向梁惠王阐释“王道”：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”——在五亩大的宅地，栽上桑树，50岁的人就能穿上丝棉袄了。

在孟子看来，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首先在于百姓能够实现温饱，而要实现温饱离不开种树。

三国的李衡，为官时没有积蓄财产，派人到武陵郡沙洲上种了上千株柑橘树。临终前，李衡对子孙说，自己在龙阳这地方有“千头木奴”，将来能让他们衣食无忧。子孙不解这“木奴”到底是什么。等到数年后柑橘树挂满果实，子孙才知这就是“木奴”，千株柑橘树带来了千匹绢的收入。

古代的树木是社会经济的重要构成。早在两周时期就“列树以表道”，即在郊野大路的两侧种植行道树来标明道路的延伸方向。这不仅是一个工程问题，更是周人所崇尚的礼仪。

秦朝时，大修驰道，对种树也有详细要求：“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树以青松。”

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，行道树种类增加，不仅限于松树，杨、柳、榆、槐皆有之。种植范围也更加广泛，“自长安至于诸州，皆夹路树槐柳”。隋代开凿大运河时，运河边的御道两侧多种有柳树。据说隋炀帝赐柳树以“杨”姓，从此才有了“杨柳”的称呼。

古代的地方官员多有植树造林之举，不仅能给百姓带来经济收益，也有美化环境、修复生态的意义。白居易在杭州疏浚西湖，筑白沙堤，堤上广种柳树，所谓“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”。

在白居易治下，开荒植树甚至可以抵罪：“贫民有犯法者，于西湖种树几株；富民有赎罪者，令于西湖开葑田数亩”，多年之后，“湖葑尽拓，树木成荫”。

广植树木以为维护生态，最著名的就是“左公柳”。清将左宗棠率

湘湖子弟进军西北，看到陇地“土地芜废，人民稀少，弥望黄沙白骨，不似人间光景”。

为改变民生凋敝的情形，左宗棠号令士兵在行军途中沿路种树。待多年后他奉诏从关外进京，干旱、贫瘠的西北土地上已形成一条绿色长廊。“道旁所种榆柳，业已成林，自嘉峪关至省城，除碱地砂砾外，拱把之树，接续不断”“夹道种柳，连绵数千里，绿如帷幄。”

在经济效用之外，树木还有御敌的功能。《汉书·韩安国传》中记载，蒙恬受命北御匈奴时，就创造性地“以河为境，累石为城，树榆为塞”，也就是在黄河一带构筑城塞，同时在外面栽种榆树，构成另一层关塞，敌骑兵到此不得不下马步行。

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回家种树

种树可以齐家治国，但其实，它还有最本初的作用，那就是修身。如果在外郁郁不得志，回乡种下一棵树，看着它逐渐四季轮回、成长茁壮，能够得平静、慰心神。

辛弃疾一生作诗词千余首，有豪迈气概、有故国之思，但最能于平淡之中感人至深的，一句“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”，当属前列。

曾经豪情万丈、金戈铁马的勇武将士，全心全意报效朝廷，然而到得老年，追往事，叹今吾，终究是一场空，只得将一生的抱负付之东流，不如专心种树去吧！

田园诗第一人陶渊明，归隐之后做什么？当然首先要种树。只有早早做好了打算，才能在归园田后马上享有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的闲适。格外喜爱柳树的他，干脆以“五柳先生”为名。

种树达人白居易一路走一路种，终于在种树中明白了人生，并与自己亲手栽植的树形成了心灵的共鸣：忆昨为吏日，折腰多苦辛。归家不自适，无计慰心神。手栽两树松，聊以当嘉宾。

看着两棵松树春生秋长，白居易渐渐不再怀念城中的春光。有时白天关上门窗，两株松树的倒影映在身上，他不再感到孤寂，仿佛有了两位伴侣。

人生只有数十年，树木无言，却有更长久的生命力。柳宗元在《种柳戏题》中说：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。谈笑为故事，推移成昔年。垂阴当覆地，耸干会参天。好作思人树，惭无惠化传。”

柳宗元知道，今日终将成为昔年，树木却能长成参天大树，为官做事，最好能造福民众，荫庇百姓。

柳宗元是一位真正懂得种树之道的人。他的名作《种树郭橐驼传》是一篇深刻的寓言，郭橐驼是长安郊外一个种树能手，他种的树高大挺拔、结果丰硕，经他移植的树没有不成活的。别人请教种树的秘方，他表示自己并没有诀窍，只不过是“能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焉尔”，即尊重树木的生长规律，不过多干预。

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也要尊重规律。在中国人看来，人和包括树在内的自然相融互通，种树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对话。不能做更多事的时候，可以用心种下一棵树，期待一片绿荫。（《济南时报》）

隋朝辛公义悉心照料病人

辛公义，隋代狄道（今甘肃省临洮县）人。开皇初年，辛公义被授宣纳中士，征讨动乱，升迁为扫寇将军。辛公义为保护边境平安，还对牧马人进行检查处理，将检获的10万余匹马收编作军用，对边防的安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据《隋书·辛公义传》载：辛公义任岷州（今甘肃省岷县一带）刺史时，岷州的风俗畏惧瘟疫，家中如果有人得病，全家人都要避开，致使病人缺乏治疗，无人照顾，大多病死。辛公义到任后，决心改变这一陋习。他率先垂范，将那些生病的人，都派人用车送到州府衙门，安置在听事厅走廊上，最后人满为患。辛公义自己设一个床铺，日夜守候在听事厅里，一边照顾病人，一边处理政务。

辛公义拿出自己的俸禄，请来医生、买来药品，给他们治病。处理完政务，稍有空闲时，他还亲自过问病情，劝病人吃饭、吃药和饮水。病人们都得到了悉心照料，一个个陆续痊愈。

这时辛公义把他们的亲属找来，对他们进行教育：“很多病本身不会相互传染，病人之所以死去是因为被抛弃、缺乏照料。现在我将患病的人聚集起来，并在他们中间办公睡觉，如果传染，我哪能活到现在。现在病人恢复了健康，你们不要再相信传染的谣言了！”那些病人的亲属都十分愧疚地拜谢离开。

后来再有人患病，都争相到辛公义那里去，病人家没有亲人的，他就留在自己家里供养。史书评价此事说：“始相慈爱，此风遂革，合境之内呼为慈母。”从此岷州的这个陋习消失了，人们开始关爱有病的人，都称呼辛公义为慈母。（《宜宾晚报》）



▲薛瑄纪念馆“迎亲场景”泥塑 记者 刘亚 摄

迎亲礼俗有哪些？

□焦杰

迎亲那日，新郎将新娘接回家举行婚礼。先秦的婚礼很简单，只有共牢与合卺，象征着夫妻二人为一体，从此荣辱共享。故《礼记·昏义》曰：“共牢而食，合卺而酓。所以合体，同尊卑，以亲之也。”因为“婚礼不贺”，既不设酒宴，也无闹洞房之说。第二天一早，新娘妇拜见公婆之后便正式成为夫家的一员。秦汉时结婚，众人前往夫家祝贺，后者则设宴招待，宾客“饮酒欢笑，言行无忌，如近世之闹新房之所为者”。南北朝至隋唐时期，经过民族大融合，婚礼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较大变化。虽然六礼程序未变，但迎亲和拜堂仪式却繁复多样。《封氏闻见记》记载：“近代婚家，有障车、下婿、却扇及观花烛之事，及有卜地安帐，拜堂之礼，上自皇室，下至庶民，莫不皆然。”

障车之俗出现于南北朝，流行在隋唐。古礼新郎亲迎，新妇登车后，新郎需驾车原地转三匝，谓之“御轮”。南北朝至隋唐时期，新郎则骑马绕婚车三匝。婚车即将出发，女方家人拦车以示不舍之情；为赶吉时，男方就得掏银子，这就是障车。至唐代，障车成为迎亲礼仪中的一个小高峰，场面非常热闹。但在某些地区，城市恶少、乡里无赖借障车之俗勒索钱财，为了不耽误吉时，婚家往往任其敲诈。“裴惟岳代摄爱州刺史，贪暴，取金钱财物向万贯。有首领取妇，裴郎要障车綾，索一千匹，得八百匹，仍不肯放，捉新妇归，戏之三日，乃放还。”（《人民论坛》杂志）